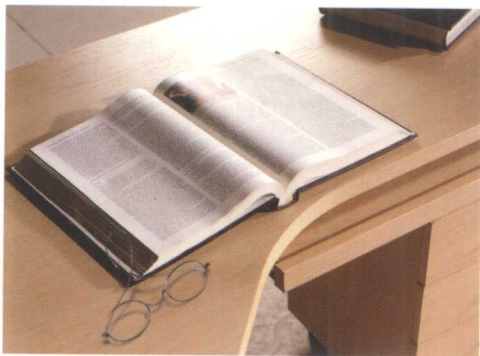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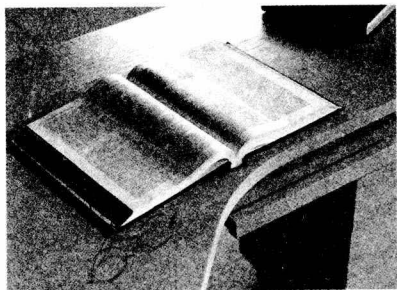
一个不会读书的作家

[加拿大] 霍华德·恩格 著 赵淑霞 王莉娜 译



THE MAN WHO
FORGOT HOW
TO READ

一个不会读书的作家



THE MAN WHO
FORGOT HOW
TO READ

[加拿大] 霍华德·恩格 著
医学博士 奥利弗·萨克斯 跋
赵淑霞 王莉娜 译



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不会读书的作家 / (加)霍华德·恩格著;赵淑霞,王莉娜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617-8207-1

I. ①一… II. ①霍…②赵…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8954 号

一个不会读书的作家

著 者 [加拿大]霍华德·恩格
译 者 赵淑霞 王莉娜
策划编辑 王 焯
项目编辑 陈庆生
文字编辑 陈小强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江苏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开
印 张 4.5
字 数 77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
印 数 1—3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8207-1/I·729
定 价 20.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The Man Who Forgot How to Read

By Howard Engel

Copyright © 2007 by Howard Enge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Canad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9-161号

仅以此书纪念亚瑟·A·汉密尔顿
及谢尔登·P·泽特那

尊敬的哈密尔顿牧师在我工作中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他思想新颖,富有探索精神,读书涉猎广泛,与他的谈话总是能够让我增长才智。我的朋友谢尔登即诗人 S. P. 兹特纳幽默风趣,见解深刻,与他在共进午餐时长时间的谈话也使我受益匪浅。

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自己在摸索……在学字母的时候，我战战兢兢，好像走进了一片荆棘，每一个字母都令我苦恼，都抓扯着我的皮肉。字母刚学完，我仿佛又撞进了贼窝，从一到九这九个数字，就像九个贼，似乎每一个晚上都要变换一个新花样，伪装自己，让我辨认不出。

作者的话

我的名字叫霍华德·恩格，我写侦探小说。当人们问及我的职业时，我总是这么告诉他们。我可以说自己是一名作家或小说家，但是这样说时，脑子里总是产生假回波。于是，我更乐于谦虚地声称自己是写侦探小说的，我写过那么几本侦探小说。

在我开始写作之前，我喜爱读书。我涉猎广泛，如果手头上没有更具有趣味性的书的话，我甚至可以阅读儿童时代的识字课本或通俗读物。从开始上学时起，我就是个书虫。在学校里，我很少打垒球，因为我正沉浸在书中，与兰斯洛特一起寻找圣杯，或是协助别人把寡妇的儿子从诺丁汉郡长的党羽手里解救出来。我从夏令营回来，身上却一点也没被晒黑，因为在那里我光顾及读书和连环漫画册了。早在我清楚离家最近的药店位于哪里之前，我就已经开始阅读天文方面的书籍了。我的认知世界始于猎户座上的参宿四，而不是始于宾德家的药店。

上大学时我放假回家之后，家里人都不知道如何和我交谈。我的脑子里全部装满了书，他们让我递盐过去，我却听不明白他们的请求，我想跟他们谈论的却是关于共同所有权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哲学课题。我生活在欧洲时，在无法用法语、希腊语或意大利语与人流利交谈时，我便到当地的英文书店里去淘书。

事实上，我是一个闲不住的家伙，在我的书中不断地描写我的家乡——安大略省圣凯瑟琳市，将其变成世界上的“谋杀之都”。作为我的独家私人侦探，班尼·库伯曼出现在了十几本小说、几则短篇故事、无线电广播节目以及两部影片中，这个人物塑造得很成功。班尼·库伯曼的名字甚至出现在了《洛杉矶时报》刊登的填字游戏中。他现在做得很成功，或者，至少可以说，在我2001年突然患上中风之前，他一直做得不错。但是那次中风剥夺了一生之中的最爱——我的阅读能力，迫使我停止了我的写作事业。

本书讲述了我如何重返创作之路，如何应对失读症，一路走回来的路途中人们如何帮助我渡过难关，以及我如何重新认识了阅读和写作的奥秘。从某种意义讲，这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因为在书的末尾，我又能够重新开始写作了。不仅如此，我又出版了一本关于班尼·库伯曼的小说。这篇小说或许能够给我带来明显的商业收益，但这并不是我写这篇小说的目的。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写这篇小说能够让我

回顾我的过去,使我记住我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我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曾经与失读症做过抗争,在抗争中有一大批人曾经帮助过我,帮助我克服重重困难、拾级而上。

大卫·科波菲尔的自传以一章《呱呱坠地》开头。这本书与其说是自传还不如说是回忆录，因此在这本书里，我不会像小科波菲尔那样爬梳剔抉，把我一生中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事无巨细地罗列出来。科波菲尔的生活经历要比我坎坷的多，而且他还有作者查尔斯·狄更斯帮他分担忧愁。这篇回忆录集中讲述的是我生命中一段重要且又短暂的时光。但是在开始讲述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即将揭开面纱的这个人的一些来龙去脉。

我出生的情况很简单：1931年4月2日，我降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多伦多医院的私人病房区；我的母亲喜欢这样告诉别人。我后来得知，在1931年的多伦多市，私人病房区是婴儿出生的好地方。

我的母亲洛莉·葛瑞斯曼·恩格总是喜欢享受上等的事物，而且她的这一嗜好总是能够得到满足，不管她有没有主动去索取。家里人告诉我，小时候我是一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对世界充满无限好奇。家里有一本大相册，里面塞满各种各样的照片，大多数照片都从黑色三角形的镶边里掉了出来。这些照片也证实了这一点。其中的一张照片上，我大约一周岁半到两周岁的样子，穿着内裤，我好奇地仰望着我们家后院花园里的一个水管喷嘴。

我生下来的时候，左手没有发育完全，手看上去更像一只动物的爪子，一根根手指就像一个个小球体。我孩童时期的玩伴加斯·迪特里希常戏称之为“我的小狗爪”。父母经常拽我去看这方面的专家。

我想可能是 Palbum 婴儿食品的研发者艾伦·布朗医生敦促我的父母赶快再生一个孩子，从而避免我随着年龄的长大越来越感觉自己比别人特殊、怪异。于是在我出生二十一个月之后，我的弟弟大卫降临到了我们家。在我小时候，我的左手从未让我感到苦恼过。事实上，尽管有个弟弟陪着我，尽管布朗医生给我进行治疗，我仍然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我的左手并没有让我感觉任何不便，任何一个孩子能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而且对于家里刚刚降临的这个婴儿，我逐渐产生了一个孩子常有的妒忌心。家里的那张高凳子原本是我的，现在却给了我弟弟大卫，这让我很是不甘心。我试图爬上那张凳子，结果却从上面跌了下来，大腿上刮掉了一块肉，至今还能在我的大腿上看到那块伤疤。事

情发生之后，我依旧与小区里的其他孩子蹦蹦跳跳、爬上爬下、上房揭瓦。直到我十几岁时喜欢上表演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左手成了问题。

我的母亲有六个姐妹，她家在多伦多士巴丹拿大道的服装区开着一家缝纫机经营公司。在加拿大，士巴丹拿大道甚为知名，其繁华程度绝不亚于纽约的第三大道。在我出生不久之前，我的父亲杰克·恩格在靠近安大略湖的圣凯瑟琳市的奥沙瓦镇开了一家妇女成衣店，奥沙瓦镇正是父亲的出生地。1930年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父亲的服装店位于圣保罗街200号，就在詹姆斯街的街首，门外悬挂着一幅硕大的招牌“爱德华妇女时装店”，一条老运河在旁边顺着这座城市的主要街道缓缓流淌而过，这几乎算是小镇里最好的位置。爱德华时装店使全家人衣食无忧。正是因为开着这家服装店，父亲才有钱送我们去夏令营、去度假，才有钱供我和弟弟大卫上大学念书。

我的父亲有六个兄弟姐妹。他的弟弟比尔在当时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短跑运动员。比尔叔叔原本很有希望参加奥运会，因为他曾经打败过美国知名运动员拉尔夫·梅特卡夫。虽然比尔叔叔在公共赛道上跑得很快，但是全家人去郊游野餐的时候，他总是被汉娜阿姨打败。我的父亲连中学都没有读完。有一次，他朝着足球教练的下巴打了一拳；很不幸的是，他的足球教练同时也是学校的校长。就这样，父亲的学习生涯戛然而止。辍学后，父亲在加拿大东部地区卖妇女帽子，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父亲并没有因此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更加羡慕那些受过教

育的人。

我从上公立学校起就开始对戏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校集会时，经常有高年级的同学以及合唱班为我们表演。艾迪丝·卡维尔公立学校建立在老运河河畔，对岸是城市的主要商业区和居民区。学校是在溪谷顶部的一片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溪谷将小镇里流淌着的水排放到一道沟壑里，然后沟壑里的水再汇入“十二英里河”。CNR车站正是坐落在这里，1930年时在这里建立了一座“高架桥”，行人和车辆到车站去时都要首先通过新桥。在城市地图上，我们这块地方被称之为“西圣凯瑟琳”，但是我们习惯叫它“西山”。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只银杯，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和年份“1949”年，当时我还在上高中。上面写着：“戏剧奖杯”。赛跑运动员比尔叔叔见到我，跟我打招呼时，总是说：“哦，你在搞戏剧！”是的，我是在搞戏剧。尽管我左手畸形，只要有戏剧在表演，我总是会踏上舞台。高中最后一年，我扮演了夏洛克。一年之后，我出现在了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麦克马斯特大学的舞台上，扮演了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中的小角色马尔瓦里奥。我还扮演了十几个其他角色，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成为不了下一个劳伦斯·奥利佛，于是便放弃了戏剧表演，但是我依然密切关注戏剧界的动向。

早在我认识戏剧舞台之前，我就开始与弟弟大卫一起举办了牵线木偶表演。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在圣凯瑟琳市的教堂地下室、公共

图书馆以及学校礼堂等各个地方进行表演。有一次，我们在基督教青年会举行表演时，吃惊地发现学校的全部教师都坐在前排观看。我们最有野心的一次创作是把《杰克与豆茎》的故事搬上了舞台。为了这部戏，我们编排了几幕场景，制作了几个木偶：杰克、杰克的妈妈、一个巨人以及一头令人不太满意的母牛。戏剧团里的几个木偶还有：一个会跳舞的女孩、黑脸的艾尔·乔森、小丑佩佩，以及一位滑稽可笑的钢琴演员“肉球”。

我还记得一天晚上我们在坚士顿街的一所公立学校举行表演。大卫和一位过来帮忙的人（我记不清是谁了，或许是唐·韦伯斯特）跟我一起穿过维多利亚草坪墓地到运河旁边的一家商店买汉堡。当时是十月末，天色黝黑，刮着大风，我们在墓地里抄近路走回去。前半道我们讲鬼故事吓唬自己，后半路我们被自己想象出来的恶鬼形象吓着了，一路狂奔回去。我似乎记得，当时我被盖在一个敞开的坟墓上面的木头绊倒，差点掉了下去。随后，我们又在我们的木偶演员里添加了一个鬼。

要是不举办木偶剧表演的话，我就会阅读从公共图书馆借出来的书，我最开始读的是那些介绍木偶制作或表演的书籍。克莱姆·巴特里特和我搭建起来一个舞台，最后我们把它摆放在带有帷幕的前台上，足足有六英尺高、十英尺宽。我的戏班子成员有：我的弟弟大卫、沃利·基尔克莱斯特和唐·韦伯斯特。我在制作木偶时，得到了母亲的

帮助,那时候她在服装店里的缝纫编织部工作。木偶的头颅有的是雕刻成的,有的是用石棉类混合物塑膜而成的。木偶的头颅一旦制作完毕之后,就要做手和脚。然后,要在木偶上栓上丝线,绑到勾牌(即提线板)上。噢,我忘了说做头发的事情了。如果说起给木偶怎么做头发,我能够足足写满本书的一章。舞台和木偶盒子体积大得能装满一辆小卡车。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把舞台搭好,把木偶栓到布景的后面。

我的创作是从为木偶写台词开始的。对我而言,写作并不是一份特殊的、高人一等的工作;等到木偶身上涂的油漆晾干、木偶头上粘上头发之后,还有很多活要做,而写台词只不过是这其中的一件活而已。我必须让木偶开口说话,这就是我写作的开始。我不是在象牙塔里学会如何写作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我。然而,即使在《杰克与豆茎》的童话世界里,我依然会有压力,依然会碰到一些问题。虽然大部分的工作我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木偶的提线不小心缠绕起来,或者爸爸逗弄我说,举办表演的晚上他不能开车帮我把器械和演员运送到教堂的门厅或图书馆时,我就会忍不住发脾气。表演时总不免发生意外,这时候妈妈就会过来帮我,把我抱起来,帮我把缠绕的线团解开。

对我而言,木偶表演的重要性体现在许多方面。我的许多实际技能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会的。在克莱姆·巴特里特的帮助下,在一座尚未建好的教堂的地下室里搭建起一座木偶戏台可以算得上是其中

的一项技能。最重要的是，编排木偶剧使我开始进行创作。木偶需要开口说话，需要台词，需要剧本。我不得不自己去编写剧本。我编写的《杰克与豆茎》的剧本遗失了，或许这是件好事，但是这本剧本至少把我领进了写作这个行业。

当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进行的同时，我在公共图书馆里的书架上不断发掘新书。就在图书馆里，我养成了一个终生的习惯——我开始对印刷字体痴迷。不管我去哪里，随身都会携带着一两本书。现在，我的床头书桌上放着一本书，客厅里放着另外一本书。在我的办公室里，一架又一架的书籍完全可以把我淹没。我是一个书痴，看书让我上瘾。